贅漢集 地

贅漢先生文集卷之二

詩 輟釣錄 輟釣者輟官釣魚也

知非吟

五十年前一作間事非狂即妄人趍時甘土炭覓路走荊榛翻手多雲雨論心廻越秦知非嗟已晩掉臂拂衣塵

五十年前事思量不滿咍看書遺大意學射愧全才亂世腰頻折迷塗眼未開知非嗟已晩策勵戒將來

五十年前事堪羞還可憐鑽心紙上字偷眼井中天志大身名賤才微好惡偏知非嗟已晩回首笑悠然

五十年前事那堪笑絕纓早酣鍋角戰旋逐鼠肝名道

路經千曲詩書誤一生知非嗟已晩從可作田更
五十年前事渾如一夢中才名科第忝官品大夫崇慕
藺非真勇希顏乏近功知非嗟已晩更喚主人翁

村居

剩水縈三面長林護一村尊鱸供節序芋栗滿田園土
沃宜秔稻朋來穩討論餘生此終老進退揔 君恩

投贈李叔平兼簡鄭景任

七谷磯頭雲水身賸邀烟月伴垂綸自多半世難醫病
今日翻成痛定人

聞趙梁山棐仲 翊欲訪遂賦

家住南湖最上流讓山廉水擁清幽聞君欲訪滄洲逸
花徑蓬門掃未休

凌波堂贈趙使君兩益 壬子清和清道守趙安仲與其弟棐仲來會于南樓

遲日仙樓萍水會多年異地夢䰟餘亂中聚散驚斑鬢
別後悲歡托素書把酒風流寧寂寞連城花萼不蕭踈

孤村住在東湖岸早晚經過問草廬

南江船上復贈安仲昆季

遲日江頭會輕舟溯且游巖花迎客發野鳥勸人留醉
興從投轄詩名讓倚樓明朝各南北誰與話風流

龍江聯句

撑舟泝碧流令節清和勝(景徵)遨頭辦清遊嘉客引高興(棐仲)風細柳飄綿潭虛魚動鏡(安仲)開樽酒屢斟濡筆詩長詠(景徵)躑躅倒澄波笙歌爭落景(棐仲)嶆峯仰龍巖氣像難比並緬懷藥山翁清言何雋永舊事耿在心欲說無人膺(安仲)乘醉過龍灘望見無媒逕(景徵)誰能記山陰我欲尋月影(棐仲)緩棹故遲遲漸近前山瞑盡傾且莫繼冠側何須整(安仲)世事正糾紛一任風不定(景徵)

送別崔御史 (李昇)

嶺路嘶驄馬江山映繡衣朋情悲雨別 王事足霜威把酒心相照傷時涕欲揮長途多險阻行李慎危機

次佔畢齋雙碧樓韻贈趙棐仲

莫怪畦翁滯海邉遺黎蘇活正須賢藍田剩有吟詩興句漏堪爲煉藥仙暇日遨遊多勝地暮年心事信蒼天三紅才過樓雙碧須向詞壇占好田 棐仲號可畦

無題

可憐人世幾營營生死關頭眼失明事到面前難着力名浮身外謾嬰情隔靴搔癢嬌無味掩耳偷鈴喜不鳴一局迷藏任兒戲正堪欹枕笑　聲

夜坐遣悶

坐看頑雲向北馳雨師風伯奏陰機明朝欲踏琴郊路

却恐青泥汚我衣

觀漲有感

世事挪堪仰屋吁江山猶許醉葫蘆癡人說夢終難信
老境投閒只自娛黑雨蔽天長夜濕白波翻日兩峯孤
知心賴有龍岡月分與清光到病夫

可笑汀洲柳

可笑汀洲柳柔條襯激灘浮沉無定態搖蕩困狂瀾却
訝傀儡爲戲還如舞作歡君看岸上樹獨立翠成團

夢與諸友登嶺南樓呼韻作詩覺而記其二絕

歷代諸賢各一家宗風吹到我朝多湖陰大手終投筆

餘子惟宜不奈何
聖代文章捴大家殘膏剩馥丐人多後生縱欲尋宗派
終奈磨驢踏跡何

冬暖
周書栢爕箕疇列魯史無冰聖筆因天變定由人事感
誰將此理九重陳

愽淵亭 亭金兵使太虛溪亭
誰把觀瀾㩗愽淵一江澄澈正無邉欲知溥愽淵泉義
看取潭心浩浩天
早聞觀水必觀瀾爲向源頭活處看眼目果能窮到此

方知動靜本無端

主人曾是應時須百戰場中一丈夫歸卧江山清勝地
不妨身作習池徒

琴郊東畔竹林深有酒無人與共斟時赴博淵亭上老
引杯看劒細論心

除日記事

壬子歲除日薩川水漲時蝶飛疑夢寐蛙噪問公私冰
絶冲冲響雷輿爆爆詩陰陽渾失候中夜滌空盃除日無聊中偶記東坡新年詩有曰曉雨暗人日春愁連上元水生挑菜渚烟濕落梅村此坡在惠州時也惠乃極南海陬故歲時有挑菜落梅等語今地非惠州而節候之曀陰雨之霾正與坡詩相似何也怪而識之

薩川新居井泉稍遠爨婢以爲苦頃於屋上山麓披草覓泉有井在巖下味頗清冽乃以長竹去節相連直抵于鼎竈之側以大桶承其注夜臥聽之其聲泠泠可愛因以近律識之 癸丑

屋頭春溜玉成瑩誰料凌空水道橫脩竹穿雲遙引脈奔泉入筧細連聲非關剩借廚中便最愛能傳枕畔清不待獠奴阿段力郡人無復夜相爭 壬子臘月在竹院設竹筧于毛堂洞引入厨中家人便之次試于薩川乃癸丑歲初也詩成于人日

次孫欽仲 諟命 肯構亭韻

風月無常主林塘有舊基廿年遭亂後五十慕親時不

墜傳家物寧聞鄰笛吹清貧非子病梅竹許相知

輟釣

七里灘頭一釣竿碧江清淺浪花寒當年却笑羊裘子
終帶人間諫議官時連有憲府諫院除命故云

人言三品老文官底事蹣跚水石間袖裏年來藏兩手
不妨閒把釣魚竿

花柳芳洲趂晩春一竿沉細掣潛鱗傷人不解清眞趣
看作尋常把釣人

細石灣頭坐馬韉漁篷初卸泛花川吟邊野渴醫無術
須把杯瀾攪酒泉此日之會無酒故云

新作虗亭四無花木惟有粟飯花一叢盛開可觀名品猶懸衆卉間野芳焉得上花壇只緣生在虗亭側慣被幽人仔細看

牕前叢梅爲風雨所偃斫庭際枯桃作長梟以扶之

斫得殘桃細一株撑持王幹護清癯依然和靖西湖醉喚起青童取次扶

茶村十絶

千層壁立峯三朶半夜瑤空月一痕此時此景人未會小牕相對便忘言　三峯雪月

坐上春風萬古吹訪花隨柳想依俙擬將七谷韶華景
看取先生所樂時　七谷煙花

每誦東屯杜老詩飯抄雲子雪翻匙琴郊野興無多讓
只愧嘗新得句時　琴郊刈稻

堪笑韓公爲釣魚都門鞭馬向汚渠爭如咫尺溪潭勝
竟日垂綸興有餘　盞淵釣魚

亂酌何須借管絃清風也足此君邊山王未免名纏累
却笑當年並數賢　竹林夜飲

水邊行過又林端萬物知時樂一般世上東西南北說
與吾幽興不相關　栗堤春行

霽後升高望不窮悅如遺世御泠風但將伊洛登山訓
尋向宣尼小魯胸

東山眺望

罷亞千畦香稻花幾煩鞋杖省南訛歸來緩緩斜陽路
隨意微酡又浩歌

南畝遊觀

秋風一棹返三江張翰風流無等雙郍似早耽蓴菜好
將身元不入危邦

長浦綠蓴

撥棹沿潮正滿篙江村八月已輸芒詩人欲乞無監郡
郍似優遊有蠏鄉

沘溪石蠏

竹院十景 巫山一段雲

夜靜雲初散山空雪乍晴中天霽月照三更灝氣鬭輕

明穆穆金波動晶晶玉宇清盡難模寫語難名輸與八
詩評

三峯雪月

浩蕩風吹盡簾纖雨霽初尋春行樂肎虛徐花外命巾
車時節須探勝江山不負余前川過了與如如隨意導
籃輿

七谷煙花

露濕平蕪綠風吹晩稲紅江郊秋日暖烘烘拍手賀年
豊終畝未如櫛登塲積漸崇盈缸酒熟畢農功呼取對
鄰翁

琴郊刈稲

風静晴江晩花殘紅蓼秋磯頭垂釣叟還投身世伴汝
鷗餌下銀刀掣筐中玉漸稠開樽斫鱠醉騎牛此外更

何求　　　盞淵釣魚
戞玉風搖彩篩金月滿林停杯邀想七賢襟雅興古猶今萬事須長醉孤懷只朗吟世間何處遇知音惟酒許傾心

竹林夜飲
小雨催花節輕煙沒曉痕晴川芳草日初暄步出傍江濆景物呈千態乾坤運一元東華難摸此林園不要姓名喧

栗堤春行
偃蹇臨無地欹崟聳半天江山十里老雲煙登眺豁無邉縹色通金谷清光映月淵盪胸何必祝融巔豪氣想前賢

東山眺望

大野寛春望清泉散夏畦柴門步出過前溪竹杖與芒鞋禾稼雲千頃郊原雨一犂登臯吟嘯吸詩奚歸路夕陽低

南畝遊觀

久擬龐公隱翻成張翰歸江鄉風味樂忘飢蓴滑又鱸肥翠帶冰隨泮香羹雪欲飛從今須製芰荷衣不必蹈危機

長浦縣尊

竹院秋將晚琴郊稻正香已聞東海蠏輸芒半殼忽含黃玉片頻隨筯金穰正滿筐加餐點酒也相將風味擅江鄉

沈溪石蠏

桂法洑防川功利甚博出觀其役仍成一絕

大川喬嶽鎮吾州不語猶能功利周最是旱天嘶雨日
琴郊千頃水如油

省稼

琴郊斜日淨暉暉竹杖芒鞋省稼時香稻千畦紅稫稜
醉翁雙鬢白參差冒吟楊惲南山曲擬和杜陵西瀼詩
可是田園生事足不須奔走辨牢癡

輓黃僉知 謹

本朝名相翼成公長水源流遠不窮詩禮尚能傳世業
清修亦足繼家風東林榮耀門闌閙南極光輝壽命豐
鄉里耆英今幾在襄陽無復姓龐翁

愽淵亭次奉尹察訪 起三

斷了吾生休問天着將顔面向人前竹林深處襟期足甕裏香醪架上編

老來尤覺官情輕擬向青門學邵平七瀨磯頭烟雨足蓼花灣上一絲横

次人韻

山蹊茅塞忽成荒心法誰知舍則亡義理淵源尋愽約聖賢模範見羹墻塵中名利回頭錯醉裏乾坤信手當但有惺惺不昏了可能捱去達皇王

又代人次前韻

寒宵旅館一燈荒餘興猶知酒在亡聖代羣賢誰折檻
危朝獨立笑嘲牆風驅哀壑愁難遣浪急通津勢莫當
休道散人無省錄竹林終不棄山王

次孫欽仲塘字

世情艱險似瞿塘月向危途較短長爲問東華榮利子
幾人終得姓名香

歲暮書懷 近以某人有汲引之意故貽書絶之慨然賦之

垂白身猶遠揚清意未攄空歌招隱曲幾作絶交書識
面提壺鳥無心上釣魚何須抗顏甲更與向吹噓

次後凋亭孫宜伯 義甲 韻

少日聲名動太微幾番朱筆抹劉幾青山剩許吟詩輿
白首誰知杜德機莫怪虹蜺干氣像固宜雲月借光暉
近來异彩騰林谷正是珠藏玉蘊輝
萬事悠悠一夢中何人能復振頹風朝陽已乏鳳鳴傑
門下徒聞犬吠雄幕府兵籌誰衛霍廟堂勳業盡嚴龕
爭如春枕幽閒處睡息齁齁賴酒功
欲問琴郊居士樓晴溪東岸碧山西看花卷短月窺易
護竹牆界雲度低野客村翁松下散黃冠白髮柳邊迷
禽魚亦喜主人出待聽林端快馬嘶

旱餘大雪喜賦

黑雲蓬勃沒山尖晩喜庭除積漸添孫榻幾憂虎絓燭
謝閨還咏撒空塩打牕却訝無聲兩侵户渾疑不夜簷
莫道老天遅見事麥苗泉脉足優霑

次鄰翁野梅韻

春信潛隨雪裏生孤標堪作百花兄暗香不受寒風凍
踈影偏宜缺月明甘與荊榛同占地似嫌桃李共分庭
西鄰咫尺成蹊逕何必騎驢江路行

村居雜詠 甲寅

喜看時雨及春犁南畒溝塍沒碧萋叱罷黃牛遲午餉
荷簑身卧綠楊堤

煙雨橋頭草色齊春陰不壓野雲低晩來手掛漁籃去
緩步長林短岸西

新鶯

長郊細雨映斜暉林外閒雲晩不歸可愛雙雙新鶯子
掠花啣得暖泥飛

偶吟

計拙家貧任酒乾時危身老作詩孱論人未識賢愚別
擇地猶居廉讓間歲月未酬平昔債江山剩借暮年閒
落花簾外眞機足靜裏衰翁樂一般

有感

世間論議苦紛更聞道朱門似沸羹白骨有懷鄉得吐
黃金無脛尚能行忘身悟主憐田子息戰休民慕宋牼
憂國不堪中夜淚忍看雲霧塞三精
顧將何術制頹齡更見天清地亦寧未擬殘生消 國
耻難揮隻手暢 王靈關河湫湫雙蓬鬢身世悠悠一
草亭萬事如今無可奈不如高卧掩雲扃
未見戈揮日誰將石補天登樓悲壯節看鏡惜流年白
髮南鄉遠丹心 北闕懸時聞京洛信老淚暗如泉

次後凋亭

蒼松蔭一壑中有後凋亭簷壓鶯遷谷軒臨鶴下汀稲

粱起鳳舉犢戀柰鴻賓萬事惟須醉餘年不願醒
小雨催佳節幽花殿晩春年華須耳熱世事入眉嚬白
簡驚聞鳳黃扉笑盡麟簷禽無意緒喚起苦吟人
身老容顏改時危蹤跡藏應須學梅福不必恨馮唐戀
鬪愁難歇論交喜欲狂躬耕非失計景仰在南陽

七里灘即景賦雜言

病餘意未遣夢罷思慨慷舉頭望南山塵心忽怡曠騎
馬出郊坰林鳥相呼唱潭澄紅妥簇灘急綠新漲臨流
便覺此身輕僮僕扶攜撰鞋杖正是躑躅花開節江魚
撥剌今幾上投竿也未遑細鱗抽碧浪坐看笭箵忽已

滿自賀腐儒食肉相我生非真隱慣被江山養顧瞻世道隘江海風濤壯四顧茫然無所之許我相好惟青嶂酒傭合野逸詩妄非官捸前川魚鳥識顏面相逢豈曾驚俗狀山南與水北恣意惟所向笑彼乾沒者到處多魔障誰知七里溪頭一老漢釣魚釃酒醉淋浪歌跌宕

漫興

門外元無俗客車一生幽趣在三餘南柯宦夢心徒爾東里溪山眼豁如堪笑蚍蜉撼大樹也憎蝥覓播嘉蔬停杯坐對前峯色自幸身謀不墮虛

閒居

世間雲雨易覆翻榮不須論辱不須論 聖明優許退
田園生亦舍息死亦舍息抱病年來絕俗喧山擁衙門
水擁衙門客來一笑對清樽醒便忘言醉便忘言

偶吟

獨抱瑤琴下指遲虛堂秋夜月明時長吟杜老三年笛
不數張公千首詩世道如今清復濁人心從古合還離
惟將萬事消杯酒何必牛山淚作悲

遣悶次人韻

碧溪清嶂對橫斜茅屋江村八九家西瀼幾年看刈稻
東門何地不宜瓜愁憑麴子斟來散詩倩麻姑癢處爬

晩向牕前靜坐讀殷盤周誥正聱牙
每恨虞姿炊䆮彥英雄不是婦人知風塵未可論榮辱
出處惟應關盛衰達士龍潛甘澹泊狂夫雀躍浪驅馳
最憐骯髒門前客投老那堪賦病梨

有感 聞永昌事感而賦之

滄江一卧病侵尋西望長安魏闕深豈着重華藏怒意
恐傷文母止慈心時危未借排雲力身老猶存向日
忱白首荒村潜下淚獨留山月伴孤吟

次孫上舍 顥 凈友軒韻

苦竹林邉野草齊紅梅樹下綠陰低春禽未解詩仙去

隔岸時時勸酒啼
千竿碧玉岸邊齊一樹清香檻外低惆悵西湖鶴去後
獨留春鳥盡情啼

次後凋亭

多謝新詩錦不如長吟有似嚼氷蔬知多自笑河邊鼠
見小還慙壁裏魚覓句難看三昧法爲官未讀十年書
邇來幽况君休問萬事終歸一夢餘
一味清閒漸入佳無人來叩掩門柴香生潑甕枯腸沃
玉在揮毫老眼揩看鏡只知玄髮變聽天寧恨素心乖
雪牕孤坐瓶生凍獨向梅花訴此懷

老去生憎造化兒誰將腐臭作新奇看書却恨花生眼
對鏡還疑面似皮行止自知疎禮節崇卑那復計班資
晩來猶抱峨洋曲幸遇當年鍾子期
一字由來不救飢功名肎恨十年遲何妨陸羽書蕉葉
莫羨黃通舞柘枝風月爲徒成晩癖江山留客掩疎籬
傍人莫問聾翁事清晝爐熏讀易時

偶吟

世道沉淪手未援此身端合臥丘園時危人戒三緘口
寇至誰爲十步垣黃馬謾勞喧頰舌采禽終不預籠樊
巖廊虛抱匡君責誰敢矯非出一言

次韻奉酬虞庠帳下兜

萬事何須更問天行蔵已定百年前伊優不離高堂上骯髒終歸遠道邊沙塞狼烽傳白日侯門蠟燭散青煙誰將俯仰憂危狀寫作新圖獻御筵

次金老顒字

問誰今世許相知洗眼看來只解顒末俗爭趍桃李逕何人更赴水雲期

望見綿峴兩使君行 時趙清道安仲金大丘兩乎書約雲門之遊

錦纈堆中嶺路明野人遥指使君行雲門猿鶴應驚兜莫遣松間喝道聲

到立巖嘲兩使君先入雲門

立巖秋色足留連相對何妨笑語顛堪恨兩君誇疾走
雲谿先着祖生鞭

立巖次金而靜允安歸字韻贈主人朴僉正孝仲
慶胤

莫種名花金帶圍繁英只合照黃扉爭如霜菊滿頭插
扶醉斜陽欹帽歸

道淵亭又諷兩君

道淵亭上倒三杯坐看湖山活畫開未必雲門能辦此
只携歌舞笑灰堆

妓淵次而靜韻

洞裏秋光作意看馬頭斜日射蒼灣山迎兩郡風流守天借三人笑語閒但把仙遊窮汗漫休將世味說辛酸名區勝會知難再須遣爲歡到夜闌

次而靜過李統制雲龍墓韻

偶過羊公宇宙山不堪瞻望淚痕潸風悲斷麓蒼藤合霜重荒墟細菊斑青海威聲讋鯨窟丹書勳業聳鵷班如今草木知名姓鄉里遺民語軋干

將遊孔巖得拙韻示兩君

爲被催呼起病孱雲門洞裏話團圞仙區盡出煙霞勝

秋色粧成錦繡斑處世久知歧路隘入山方覺水雲寬
騰身更踏丹梯去兩腋清風習習寒

足成孔巖聯句呈兩君

千仞岡頭打百分一聲驚破萬山雲天低直欲窮南斗
峽東還愁易夕曛覓句定知煩沆瀣振衣方覺謝塵氛
吾儕且洗巢由耳莫遣鍾山更勅文

過西枝驛感賦示同遊

二十年前負兩親西枝村裏避兵塵官寒且任生謀拙
地僻何堪旅契貧妓女巖頭曾得句梁山潭上幾垂綸
郵亭老卒今猶在青眼相看白髮新

金一之追到立巖次而靜之字韻

悔我先辭去多君追及之斜陽亂葉下最記勸杯時

次而靜韻贈金一之丁敏道兩老

昔年漁釣此江村今日重來成主客愧我踈蹤太顚狂看君風度尚淳朴

別而靜

古驛霜猶晩深村菊自花良宵月色好長路葉聲多暮景難爲別浮生苦憶家陽關唱三疊相顧亂山遮

道淵亭贈主人

晩遇平生友風流金一之山林曾有約魚鳥許相知掉

辟風波地投竿月瀨時高亭清致足此外更何思

道淵亭十詠

堪笑南華老子狂觀魚何必向濠梁爭如几席杯觴下
竟日支頤趣興長　澄潭觀魚

杜若洲邊春物妍愛看鷗鷺靜聯拳海翁未免機心在
郍似相忘相對眠　芳渚狎鷗

咫尺西池采采蘋香羹風味逐番新不須張翰孤帆興
自有吳江碧玉蓴　西池采蓴

風入疎松無俗聲初如鼓瑟轉吹笙亭中不必煩絲竹
聽此猶堪樂一生　東嶺聞松

似霧非雲羃遠村隔林還作太平痕韓翃只解芬華語
謾賦青煙入五門　驛亭炊煙

坐向汀洲月落時川原遠近入熹微灘頭一點驅魚火
穿破溪雲到竹扉　江郊漁火

多情藪外雨晴初雲捲嵐收草似梳寥亮一聲牛背笛
和風吹到醉眠餘 多情藪名　長堤牧笛

春耕纔罷瀼西郊水白秧青野色饒不用笙歌娛座右
農歌日夕任喧囂　大野耘歌

嚴子當年素志遥要將九鼎一絲扶誰知月下垂綸客
只釣松江雪色鱸　磯頭釣月

開荒自有陶公趣種豆何煩楊惲歌最是一春時雨足
荷鋤歸處占閒多　林畔耕雲

謝贈靈山倅尹得初之復

我識靈山尹使君風流文雅掃千軍都門共作秋懷賦
關塞那堪日暮雲多病久知人事絶一麾新喜郡符分
書來欲道長相憶愧送雙魚意甚勤

讀易吟

屈指光陰近六旬方觀易象讀千巡餘年且付殘編裏
夫子深工驗寫眞

謝成則最樂善 山字韻

病餘相對檻前山松桂清陰送晚寒黃卷一牀牕日暮
坐看林外鳥飛還

次成則最見贈

霜髮灰心已十分殘生無可向人言身謀幾悔安蛇足
世事終歸刻劍痕擺脫機關投散地招邀雲月卧荒村
多君尚記窮廬老持贈春空靄靄雲

次成進士 季夏 夏明

東閣梅花發南樓雪片飄江流疑百粵山色似全椒玄
鬢歡須盡青雲路不遙遺經餘古案採與講連朝

次林典籍公直擔遷謫之作

長樂鐘聲隔漏壺敧良城下客踟躕江山剩借吟詩興
時節猶堪得酒娛嶺北音書天共遠斗南形影月同孤
年來正有雞竿事休把窮愁哭晩途
目極關河不見君海天殘日又西曛尋巢未作雙飛燕
過嶺還同一片雲怒浪盪山龍失所衝風鎩翮鴈離羣
孤城應有攻愁酒也出奇兵獨策勳
漢北天南道路長黃茆白葦是窮鄉生謀正似蝸濡壁
身世還同燕語牆塞鴈不傳遷客札嶺梅初報返魂香
亡何縱飲眞良計一舉惟須累十觴
去國那堪歲暮情朔風號怒夢偏驚樽前歷歷山河遠

頭上昭昭日月明可信天心無愛惡須知人事有虧盈
子山到老猶蕭瑟贏得江關動姓名
朋儕落落似晨星孤坐無心出户庭愁裏狂歌猶跌宕
醉中豪氣任沉冥風塵翻覆搔頭看山水峩洋側耳聽
莫道皇天無老眼薛門終不棄青萍
隻影南來兩鬢皤全身擬學飲無何山連七點音書阻
水散三叉雲霧多戀 闕丹心勞遠夢憂時素志發狂
歌煩君莫問聾翁事點易梅牕但日哦

月牕看柏影

庭前栢樹鐵柯橫枕上波濤靜裏聽山月又能移冷影

巧成圖畵上窓欞

倚窓承月數枝斜冷影踈陰靜更加 堪笑西湖林處士
夜深開户嗅梅花

觀物吟

細觀今古理昭昭人事天時長則消節過隆寒回暖律
年窮殘臘又元朝陰陽互換分推欲善利相乘判桀堯
安樂窩中玩爻彖雪牕春意動梅梢

病中謝別成則最

庭院寥寥雀噪簷小牕相伴只書籤無人問字開青眼
有客敲門破黑甜共說清談難滚滚何妨良夜飲厭厭

煩君莫負重來約須趁溪南月似鐮

次戍季夏

百年時事任乘除堪愧工夫老漸踈身遠不煩何武力官卑肎與子公書江山剩借漁樵興世俗誰爭水竹居待得蘇門長嘯罷一生幽趣償無餘

又代

細路沿溪草不除朔風吹雪晩踈踈晴牕講討惟黃卷浮世朋交絶素書多謝清詩驚俗眼羨酬短札贈離居直衛頼有芳鄰分壁後燈光賸借餘

又次前韻

萬事惟憑酒破除傷人拍手笑迂踈謀生只要漁樵隱
教子還須種樹書五畝自成終老計千金誰肯買鄰居
變兹未可違天賦不足何勞慕有餘

榜會夕贈三同年 乙卯人日府伯成公晉善設宴于南樓二

蓮榜當年忝姓名萍逢此日會簪纓星躔暫掇銀臺彦
風采爭瞻玉帳英勝地雲烟隨節換良宵燈火盡情明
還嗟潦倒新停飲強把深杯只細傾

二百同年今幾人江山此日偶相親天涯顔面燈花喜
檻外風煙節序新勝友詩鋒驚鬼膽高樓歌管拂樑塵
琴郊病客還增氣强綴篇章欲效嚬

次後凋亭

憂時成酒隱浪跡作詩孱身入炎羲世名驅大小山難將六國印換了一朝閒却笑陶彭澤區區放白鷗

點易梅牕下含杯竹塢邊知幾須擇地寄與剩觀天匣裏青蛇劒懷中黃石編陽春和一曲歌罷惜流年

軒豁臨平楚簷虛近碧霄躋攀初出谷登眺若遷喬黛色凌霜翠蒼顏得酒韶自慙違杖屨心逐野雲飄

釋悶

玄鬢梳來少朱顏看已凋吟詩身易瘦憂世肺如焦榆塞氛猶惡梅窓雪未消巖廊應有策空自首頻翹

即事

身老心猶壯時危病轉深惟探靜中理擬作頂門針有酒消長日無繒作大衾謾窺軒冕客千載笑華歆

偶吟

說客誰存趙封人謾祝堯低頭欣地僻舉面恨天遙濁俗終難語浮名定不要何妨收晩景隨分老漁樵

次成季夏

誰把餘錢貯竹筒世情爭慕碧雲宮心肝乍變渾生黑顏面相看便謝紅懶性豈宜秋雨陌衰容無賴少年叢倦飛未借扶搖力安得垂天萬丈虹

千首新詩遽幾筒輿來披盡玉華宮郍堪綠鬂愁催白
尚喜蒼顔酒借紅雨露爭䆿桃李樹霜風半折蕙蘭叢
山川欝欝樽前在長劒彈來氣似虹

輓宋弟 後賓

一枕邯鄲夢忽驚我存君歿理難明白頭擬與同生死
黃壤郍堪隔弟兄歸報泉臺應刺刺為傳人世住卿卿
緣痾孤負憑棺慟莫認睽離是薄情

遣悶

節迫催花雨心驚落木風非關時早晩莫問命窮通擧
世分炎冷何人愼始終江山猶有約送老水雲中

十年心似石一室坐如尸世事憑誰說孤懷只自知太
聞荊棘剪終使蕙蘭萎長路多傾轍何人範我馳

燈淵席上

七谷煙花酒一樽兩川埀柳數家村澄江挖練圍春色
芳草鋪茵沒燒痕世路浮名眞夢幻暮年詩筆愧飛翻
從來不欲觀時象長日何妨醉眼昏

次孫上舍

世事看來淚滿顏人心對面九疑山通津風起波濤壯
平地塵昏道路艱嗜味爭先羨指染雪羞誰復甲躬操
江湖未償崖時責宵學當年猪嘴闗

雨中次微間岡三韻

山入雲烟是又非隔林春色轉霏微花催節氣紅將綻
波没灘稜綠漸肥亂點隨風簷有響疎聲潤物屋生衣
幽人最愛前峯好看到啼鴉向晩歸
巾帬休林下文章落世間低頭心不怍擡眼㴱空潛鈌
月偏尋户閒雲倦出山江花無世態留與照衰顔
巾掛三花樹身登千仞岡詩仍窮發越愁被酒奔𠘧信
命安貧富知天等壽殤可憐名利子馳騖熱中腸

盆淵上録似諸友

步㵪林間野興多沿江躑躅競繁華莫言老去閒無事

把釣年年趁此花

次李叔平

千里重逢不易圖夢中惟接舊形癯鄉知三足臺前水

獨向南湖一道無

霜鬢垂垂屈壯圖帶圍移孔覺形癯故人千里長相憶

爲問襟懷似我無

附原韻　蒼石

良覯今來又失圖衰容空憶鶴清癯雲門山下東流

水多少離懷報得無

贈鄭愚伏

愚伏山中老蒙　恳返故園履聲誰解聽顔色自能温
身退憂猶在心閒樂亦存義經知素喜更讀括囊坤

輓徐樂齋　思遠

琴湖江水本澄清也有幽人濯我纓半世工夫惟博約
窮年事業是明誠天高鬼惡理難詰骨朽名芳道益亨
聞說方喪二三子只攀遺榻想容聲

投贈崔季昇

洛江煙雨護郊扉燕語鶯歌久是非世態由來關得失
俗情此去愼依違半生空老三休洞萬事都堪雙淚揮
渭樹江雲無限意鴈飛猶復寄書歸

遊石洞寺

牢落僧房夢不成一牕幽况似逃名溪懸亂石千巖響
月聳層峰半夜明山外路危愁脚倦枕邊香歇覺心清
近聞江海多風浪操櫓何人省死生
有志誰言事竟成羞將文字竊虛名南柯夢罷頭先白
東里山開眼忽明壑凍不妨松偃蹇俗渝惟愛水澄清
尋僧半日閒兆裏話到雲峯缺月生

灸調中次金老韻示同病人李晦可孫欽仲

一病沈綿九十春鸎花無賴爛比鄰燔肥謾索三年艾
鑽骨寧爲百歲人可但痊痾延此命欲將醫國壽斯民

殘齡耐苦何須說時事聞來淚滿巾

閒中信筆

聞道朱門金滿籯一時人物出權衡聾翁鬢上銀千翼
不向風塵買一名

憂時

憂時一病竟難醫世事聞來淚幾垂白日黃金形勢換
朱門黑手鬼神馳涪翁不必煩三歎楊震何須畏四知
宦海奔北渾似市可憐民命正如絲

次安教授憙

世道多翻覆人情有淺深休爲窮達想惟費短長吟盛

際難追古迷塗始覺今清芬掃地盡誰却四知金

輓郭槐軒 再謙

避地當年擇里仁百金何惜買芳鄰披襟未覺胸中礙對面惟知座上春憂患通家情繾綣睽離隔歲病因循襄陽耆舊今誰在哭向琴湖問主人

愽淵亭漆作新檻題一絕呈主人

新漆茅檻壓江干百尺長松五月寒移席開樽飛白鳥主人心境此中寬

次金而靜遊琴湖亭韻贈李茂伯 潤雨

遙想朱幡晩出城琴湖亭上賞秋晴塵中簿牒回頭錯

物外江山入眼明杜子登臺多勝友范公憂世抱深情
可憐衰疾琴郊客撚短吟髭定幾莖

次趙使君安仲韻送許玄風秩滿還京
歸路遙連漢北城兩鄉千里寸心明霜天應有南來鴈
須寄關河一片情

博淵亭別成精甫
籬邊黃菊晩霜遲清曉虗堂送客時山影蘸杯醒宿醉
江聲入筆濕新詩人從竹嶺初歸去客向揄川作別離
宋玉當年無意緖謾將懷抱賦秋悲

秋懷

搖落秋將盡荒凉日欲昏年饑生理拙世亂夢魂煩歲
月驚雙鬢江山倚一樽孤懷誰與說萬事信乾坤

次孫欽仲喜雪韻

亂點飄來瑞氣騰喜看林壑玉層層明年宿麥應無數
詩效蘇仙愧未能

次別辛僉知　弟

清時論議尚縱橫誰是溪山獨往英恥向癡人曾說夢
肎隨浮世便嬰情煙霞滿目元無累榮辱非心自不驚
君去洛陽如有問爲言漁釣送餘生

歲時吟

流光冉冉鬢邊催赴壑脩蛇不可回藍尾酒傾悲節換蓼芽餳薦覺春來眼前時事堪揮涕雪外年華已放梅海上傳書消息惡東風獨向柳眉開時倭人橘智正來請信使 朝廷不許橘倭忿怒多有悖言而舘倭太半撤去邊人危之

訪孫慕堂處訥

野闊柴門迥山深草路窮斜陽策羸馬爲見雪髯翁

登押鷺亭次松灘詩足成四韻

講樹幽陰處士家東南名德幾經過鳶魚玩象天機熟鷗鷺尋盟野趣多春到芳郊新雨歇雲粧列岫畫屛羅頃人去後遺芳躅獨立斜陽頫晚波

溪上吟

此水源頭特地清穿雲想有玉鏘聲奔流出洞鳴猶激
似向人間訴不平

讀易有感

春到琴郊楊柳村暖風晴日閉柴門知心杯酒微微醉
斂膝爐香細細縈老去安閒消歲月客來談討嘗琴尊
括囊儘是全身策爻彖重觀六四坤

遣興

世上功名黍一炊夢中渾不記吾誰爭如白首耽清賞
長對青山美碧漪遣亂有愁貧有鬼吟詩惟喜酒盈卮

林泉從此吾長往何處商顏無紫芝
步向空庭屐印苔看山不厭首頻擡時來投分惟霜鬢
老去知心是雪梅萬事忘情須閉户十年多病又停杯
蒼生正倚懷綏策廊廟何人濟世才

春日吟

春雨知時春草生郊原一夜亂抽萌幽人亦管韶華景
始識乾坤造化情

次後凋亭

春到風光爛四鄰江山不是負詩人欲裁萱草忘憂憤
且向梅花訴病貧但把鴻冥長自引休將蠖屈更求伸

季鷹元是非明哲秋至方思千里蓴

感春

危行明時棄踈跡衆口嗔塵中閑眼必梅下許心頗忍負山林約休尋挑李春題詩聊復咏攀桂有餘辛

述懷

轉地旋天計未成幾何人壽俟河清難將白髮干籌策擬倒滄溟洗甲兵病後尫羸形骸老來詞賦響訇鏗堪憐戴勝知時節解向貧民苦勸耕

雜咏

山水一生癖松篁三逕微自能幽趣足寧恨素心違春

暖花開早村深客到稀虗庭時散策杖屨濕林扉

遣悶

世事元多感春愁又惱人自甘吟草澤誰怨吐車茵白屋貧難逐朱門錢有神憂時纔以涕斗覺鬂如銀

喜雨

今春好雨不全稀麥秀秧青野色肥貧女可無中谷歎老農猶怯去年饑庭前幽草沾餘潤牆角殘花美晚暉亦逐風頭初細細旋隨雲脚漸祈祈連村赤子愁無奈漲路黃埃喜不飛憂國須豐心未展操戈退日手難揮天心仁愛寧冥漠民事昭蘇尚庶幾窮巷書生空白首

暮年農圃願無違

叢棘中有穉梅兩樹開花甚佳病未能賞春末始尋花花已落盡爲賦一絕寄恨

亂棘叢中偶托根馨香不願主人聞晩來攀折風吹盡剛恨花時未襲薰

題五梅亭

階面新添竹數竿坐來殊勝昔年看薔薇躑躅休誇艶未見繁華耐歲寒

擬堯夫觀物吟呈席間

碧水青山無古今春榮秋悴謾相尋年年點檢燈淵景

岸柳巖花自淺深

見松枯柳榮感賦

松逢野燒成枯葉柳被春風長綠陰世事祇今多感慨

衰年何必費長吟

寄贈申順夫

故人西望三年阻宦客南來一紙招堪笑擔山慵太守

老來猶作冷炎交

割破網伸以為繩割訖感賦

此網當年初結時寸添銖積費千絲纏綿猶恐魚逃了

洗濯還嫌蠹爛之數載手中虧輒補一朝刀下割無遺

成難毁易多斯類可戒營營世上兒

醉眠亭

已向闌中作地仙更於酒裏得天全從他世路風波惡
賀老偏工水底眠

我醉欲眠君且去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
須信陶潛未達賢

贈鄰友

亂後繁華百不存一村桑柘雨昏昏虛亭酒盡親朋散
獨卧何妨晝掩門

有感

此身雖老此心存望此鄉堪淚眼昏夢裏不知雲霧隔
欲將幽抱叫 天門

登山吟

登山莫厭上山勞一步高於一步高終到最高峯上望
豁然無復礙秋毫

冬夜吟

風牕雪案三冬業黃卷青燈萬古心不向行間窮汗漫
只從言外討精蔆依違肎顧傍人笑動静須知上帝臨
永夜寒齋羣籟息一盆梅月伴孤吟

輓黃僉知 謹次 追錄

昔我先君子丘園講麗澤交遊無所苟取友必端慤歲在黑鷄冬我初出頭角時丁汰儒政鄉士會官閣所遇多父齒相看鮮唯諾一見黃丈來寒暄不落寞開心無町畦提抱爭相謔心知是執友情豈他人若丁寧提耳訓奉而不墜落況自精甫贄公是衡山岳憶在榮親席我忝座上客追歡奉我丈獻賀仍獻酌爾来廿載餘各罹亂離瘼客裏遭巨創終天痛何極奉櫬還故鄉親舊無屬托惟公意彌敦問饋相連絡每羨尚康強不畏蛇齒索那知壽難恃一病醫無藥八褒竟欠四九原今難作襄陽耆舊稀鄉里情索莫愼終只一胤營窶憂力弱

一病阻執紼俯仰多愧怍唯將㴀漣如灑向青山郭

聱漢先生文集卷之二

贅漢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伸辨晦齋先生請從祀疏 代林士

伏以臣等聖世遺民涵濡至化學雖無成秉彝好德誦法先賢蓋亦有自矣昔在 先朝太學儒生以金宏弼以下五賢請從祀文廟抗章呼籲多至四十年歲月而俞音久閟大論終欝玆蓋伏遇 主上殿下新膺寶曆首敦文教延訪遺賢下詔求士修擧闕典此其時矣慰答輿情蓋有待矣豈意天日新朗而陰氣未殄國是靡定而邪論尚熾乃有湖儒之疏謟附私黨假托公議

至欲於五賢之中斥去李彥迪嗚呼湖儒不足責而使
湖儒至於此擬者果何人哉惟我先正李彥迪挺生南
服夙契道奧所見之高所造之深决非滅裂浮薄者之
所可容議也臣等竊聞之我東方道學宗派發源於鄭
夢周而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實承其正脉至
于李滉則集羣賢之大成而折衷之此士林之公論
朝家之定典一國上下之所共知天下後世之所不易
也頃年 大行大王不能無惑於朋比之說至下意外
之 教指斥彥迪之短又以過自推重有若歸咎於李
滉及其辨章一上 王言炳若而今此湖儒之疏乃欲

詆斥 先朝尊尚之賢背立一世已定之論正是蚍蜉
之撼大樹而多見其不知量也章類我 殿下離明灼
見舜哲堯知旣斥其言又火其書正如大明中天萬物
畢照地雷一震衆陰退伏豈非吾東方正人心熄邪說
之一大機會歟雖然郭君之善善惡惡而不能行其所
知春秋特書以譏之今 殿下旣火其書則是知惡惡
矣旣知惡惡矣則必當尊崇正學扶植善類使 先朝
久墜之典昭揭於嗣服之初然後 殿下之知於是爲
有始有卒而尊賢衛道之義豈不爲開國承家之慶耶
不然其書雖火而其黨尚在 殿下爲得人人而火之

哉臣等嶺南人也竊自以爲去賢人之世若此其未久也近賢人之居若此其未遠也則其密邇遺躅想像瞻慕之誠不但如他人之聞風景仰者而已也臣等請以彥迪學之正功之大者爲　殿下申復焉臣等竊觀大學一書旣經程朱之表章則編簡之次歸趣之發宜無所不盡者而聖賢所見不能無詳略異同故其間次序意義亦有前賢之所未定而後賢定之者前賢之所未發而後賢發之者如董槐王柏蔡淸方孝孺諸人之說可見也今彥迪生於百代之下而默契於百代之上不見中朝諸人之說而能逕節思索渙然有得著爲成書

名曰補遺以詔後之學者觀其截有餘補不足以全經傳本義據中庸證取舍以遵程子之意以慮爲思而窮理正心之學有本以至善爲中而擇善固執之功益密以仁爲治平之本而好惡公私皆得其當世之治國平天下者苟能講明此書窮理正心而知學之原於思擇善固執而知至善之在於中老老長長而以仁爲絜矩之本則於變時雍之化可致於今日矣至如太極圖之辨求仁錄之撰九經之衍義一綱十目之跳進修八規之獻亦莫非孔孟程朱之緒餘忠君憂國之血懇 殿下倘於萬幾之暇令儒臣進讀而講明之則其獨得之

妙先見之明豈待臣等之贅言而後知之哉宋理宗一
庸君也猶能黜安石而尊濂洛又能表章朱吕使天下
知義理之學故廟號謂之理宗今湖儒之詆誣彥迪得
非護法善神之餘論而至欲　殿下乃爲理宗之所不
爲甚矣小人之恣行無忌憚也嗚呼天下之治亂國家
之安危罔不由於道學之隆替故古之明君誼辟其於
扶植尊奉之道未嘗頃刻而忽焉景慕之崇祀之而又
必躬行其道然後天下國家可從而理也惟我五賢之
有功於後學有德於斯民者眞可謂棟樑乎宇宙日月
乎長夜而若不從祀於　殿下之世則其於扶植尊奉

之道果何如哉大抵人君之於是非邪正之辨毫釐有
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必須先正其心以澄
萬化之源先修其身以正萬民之表然後邪不得亂正
非不得混是而士趨正矣國論一矣今我 殿下苟欲
修舉從祀之典則顧勿徒慕五賢之名而必先講究五
賢之學經席之上恒如五賢之列侍食息之頃不忘五
賢之箴規以之辨賢邪而察是非則今日詆誣之說不
攻自破矣何憂乎士論之異同何慮乎國是之不定乎
更願 殿下必以一部大學爲治國之本涵養乎程朱
義理之源參之以彥迪補遺之意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萬民則 殿下之功與德且將並隆於三代而
我東方億萬年無疆之休寧不在玆乎伏願 殿下亟
舉從祀之曠典益體尊賢之實功則國家幸甚斯文幸
甚臣等不勝祈懇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書

答寒岡先生 丙辰

自違侍右瞻昂一念靡日不懸懸而疾病沉緜誠意淺
薄迄稽馳一紙省問體候將理若何區區下懷不勝慕
戀忽得下書悅若奉承謦欬積仰之餘慰幸實深而第
有風濕交痼愈久益深之教烹粉積力豈終無分寸效

耶尤切貢慮之至起陽自新安還過昌山路中猝發痔癰扶曳而歸僵仆叫痛幾四十餘日自數日大熱少歇而元氣大耗十無一二復未知此後又何如也伏聞成茂朱方在門下急擬更請診候兼問賤疾而身不離席登途無計悶迫何極下送禮書元新兩冊傳到無他第看此來撥本此中有兩生或可下手而筆畫楷正終不及此撥且張輩並手農窮生似難迫促於農月之中是可爲慮然當督聚一處趁期勸役伏計若張輩以拙爲辭則受其手畫併稟印可然後始事計耳伏惟下鑑

附原簡

中夏毒熱伏惟靜居有相尊候萬福前者獲被鞍馬遠枉承數日佳誨積病沈呻之中其爲慰幸何勝仰喻別後數月昧昧不得相聞向風傾懷日惟懸懸述風濕交痼半體全枯愈久益甚更無可爲者奈何奈何禮書之謄實緣舊癖誠知爲外人所笑而亦不自已不但身上風疾爲難醫也元冊新冊各呈一卷筆墨不得呈上皆舊約也伏惟恕諒但不得專人不免乞便轉上亦未知得到牀下之早晚爾既精寫了又精校了得及閏月晦前惠還則豈勝幸甚仆枕口呼言不多及只祝益加珍毖用著時候不宣

上寒岡先生 丙辰答稟目 本篇及寒岡先生所答稟目儀節並遺佚不收

文廟位版移安節次考五禮儀只有州縣文宣王先告事由及移還安祭儀一款而他無所考今來 國祭祝文亦只有移還安兩文而無他節次觀此則似於來移安之前只行告由旣移安之後全無一事可乎移安處所當於明倫堂或東西齋而校宇未建明倫堂基只作小屋以爲邑宰入齋之地

五聖十哲位版決不可權安于此此外只有東齋數間而獻官儒生更無致齋之地不得已而東西廡十三賢位版合安于西廡

聖殿位版十五座並移安於東廡可也而東西廡位版遷動時旣無　朝家祭文又不可作文私告送儒生于玄風昌寧問其節次則並無其時笏記亦無分明言之者以上儀節並裁度指敎仰望移安定于臘月旬一欲於來春大　享前畢役而事力不逮或未及期則似於幕次權行春　享如此則二十八座位版自東西廡遷于幕次自幕次還于東西廡時亦宜全無一事耶大抵神道尚右故凡神座以西爲上而獨於文廟以東爲上亦何義也更願逐條指敎千萬仰望

附答簡

秋間猥奉謬枉之諾病中又添眼寒之苦旣經數月望又絶矣玆者伏奉爲遣學中賢秀才貺書辱問滋惟厚意感荷良深天寒歲暮尊履佳福尤用仰慰生所患舊疾乘寒益痼右一邊全枯爲死物痛楚之甚言不能形容治療百般竟未有善策近又不計嚴沍欲就浴蓬山之温泉而冰路難登大寒難犯亦未知得失之所在瞻望趑趄不知所決下詢別紙豈病敗濵死人所敢知猶不敢虛辱厚意旣奉說與來賢又略抒紙末望上是非亦不敢自知惟在高明商量取舍焉舊諾不敢保賤行亦難定一奉之幸實難預期

惟祝若序珍護迎新茂福不宣

上芝山先生 壬寅

前詣榻下得坐春風中虛往實歸幸之大者即此履端伏候道體動止何如區區傾仰之私與歲俱新起陽以事今過松雲所又爲世故所驅忽忽向下道瞻望德宇未克趨拜罪恨交幷二月初當自彼回來丕擬穩承誨諭未間只祝德候萬相

上芝山先生 己酉

頃過河陽時草上一書未知果達未也即因金克柔細審春夏間德候動止安福不勝瞻慰起陽前月初悉京

羅寄城中艱困萬狀加以酷旱爲灾畿甸尤甚詔使疊到西路已無餘地　朝家憂悴莫之爲計且後來冊封使劉用自義州至碧蹄需索銀子八千餘兩紬布二千餘匹而入京後禮段支度之費又不下於茲數　朝家不得已將括出銀布于諸道此行若久留則自京以西更無著手地公私憂慮有不可言奈何奈何起陽亦於近日作歸計秋間大擬承拜於軒屛第未知此計之入手否也姑祝道體佳裕

答孫幾道 處訥 癸卯

昨見老兄書浚荷慰諭之款且有伊川之約此固前昔

之宿頤而老人重患寒熱彌月沉痛到今不歇茲未能離側孤陋蹤跡每於勝事見阻如此淺歎造物之不約吾人彌樂翁每責其不訪而今又未與老兄同赴彼必重誚我矣待患憂稍歇當泛剡溪之舟此意轉報于彌樂翁望望

答孫幾道 辛亥

旣見希曾顏又奉老兄書荒徼縻官者欣慰當如何陽月中在竹院聞老兄與季進有奠掃之行柴戶相迎此其好機會而公務掣人竟負勝事世累誤人不亦巧乎今得拔諭只以千竿玉一帶水識生之處薄宦嬰情猿

鶴見猜至使故入虛過故里歎欷何言與希魯聯枕數夜足寫願言只祈金持玉護以副區區

答惺惺齋琴丈

每向瓊樹欣慕有踰忽蒙眷訊雅款甚至況審入秋尊體起止有相謝慰兩極無任下情生尚荷念庇粗護頑踈而邊聲日惡亂靡有吏雖欲更陪杖屨穩承警誨得乎只增瞻鬱之苦仍祝尊候順時多福

答鄭景緝 惟熙 丙辰

昨奉先生手簡具審浴後手指之伸食治之勝不勝爲吾道賀茲又得擎捘帖仍審遠路陪還行理並佳尤慰

尤慰生適惠河魚沉痛數日極以爲撓晦間泗濱之會竊擬進叅而宿症發作無時預慮病未究懷姑惟心照

與黌堂諸生 丙辰

昨見僉喻深恨言輕不能回僉意也當初有司之來議生首發春 享後移安之議而答以香祝不可久留殿宇傾危不可遲緩鄙意香祝之留不可計也傾危之言不可不動故苟循歲前移安之計及送務生之後屢問於親見殿宇之人則決無朝夕可虞之慮而露行春享大是未穩故已以此意奉簡于子玉又使孫吉甫發論于校中及見罔老回喻則正與鄙意相符昨送務生

辨僉公久留香祝之過慮而澹一適於晬午來見細問殿宇之形則决無春　享前可慮云妄謂僉議必因蔣生之言而状繹及見僉簡則只以久留香祝爲未安而不及於殿宇鄙人之惑到此滋甚大抵香祝遅速不在於毁殿而在於還安建宇遅速不在於毁殿之緩急而在於董役之弛張惟露行大　享斯文大錯僉慮眉睫於留香祝之小節而全不置念於露行之大錯此鄙意之所未悉也聞僉議以毁殿後尺量材木爲急云此則匠師之所知而非吾輩之所當言也澹一既曰不毁而可以行祀則僉議之必以小節而做大錯者尤未可曉

也盖此是斯文莫重大擧初既謬問於鄙生生亦不敢輕自擅決禀問於岡老僉意終不回頭而只以久留香祝終始作大題目恐不可使聞於士林也若以鄙言爲不然則自此以後勿爲更詢可裁度而爲之如何伏惟僉恕亮

答安待可 玑問目

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

練後未除服者惟三年喪者也攷喪大記可知也古禮雖如此而今之喪人未嘗離其喪次則豈有會哭之理若期功之親雖已除服朔望則會哭執事於禮亦不爲

不可

塋法　塋禮

塋之爲言藏也藏死草土中之象盾亦藏尸也方位者術家所謂坐向與二十四位也日猶山運五行十金之類也懸棺而窆言不爲隧也塋有定禮富而犯僭非也貧而厚塋亦非也苟貧不能備禮則人豈有非之哉

答郭　涌

忽遇柳君得擎哀札備認孝况支持殊慰病懷况與柳君聯牀細聞洞中諸信恍如身在琴湖江上惟以失一故老增衰暮死別之慟耳起陽老病偏侵無一分好况

欲待春和訪盡故舊於八公山下而此等好事未易入病人之手可歎只祝節哀終孝

答金君愼守訓 丙辰

伏承兄情紙足認故舊眷厚之誼感荷萬萬弟從弟相繼死亡骨肉零落如此况此衰疾又可冀其久長乎所可慰者六十之年始爲人父只向呱呱聲裏消遣悼念昔有梁灝六十登第喜勝青年今生之生子喜豈止於梁灝而已兄應撫掌一笑也餘謹奉叙

序

缶溪洞廬序

缶溪之洞雖僻在一隅而世族士人之保喬木居田園者接屋連墻其在平日一洞之人相與爲好者不但在於杯酒遊從之間而兵火之餘洞規蕩然無復疇昔相敬相好之風豈非今日之大可慨耶雖然傳曰其人存則其政擧今我同閈之人雖經喪亂之後而蒼顏白髮尙有舊時之父老揖讓衣冠又是故家之子弟則信所謂其人之存也豈可諉之於時世之澆而不求所以講信修睦之義乎某於缶溪非鄕貫也非素所往來也又無族親之可因也偶於兵亂之中負老避地僑寓於公山之麓乃缶溪之上村也棲住數年慣看洞俗率以淳

素相與而無頑愚浮薄之失於是而自幸吾實有擇里之智也洞中父老每邀吾父子爲飲射之會村酒野蔌盡歡而罷一洞之溪山雲月從此不落莫矣一日諸公合辭責余曰子來幾年矣古人以幷州爲故鄕則今岳溪亦子之幷州也吾洞之人少文多質子弟之失學者又不能無妄作之過子盍爲我敎之余瞿然起而對曰諸公之責我則是而知我則未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古之敎者必以身先之然後乃可以推諸人顧余他日旣未嘗學問迄于今流離顚沛懶慢成習點檢自家身心尙不能無闕失又何敢抗顔而爲之師乎

無已則有一焉喪亂以來一國人民淪沒殆盡千村萬落荒榛滿目而今我一洞之三十餘人獨全於萬死之餘得爲今日之懽者豈非幸之又幸歟一筵之上談笑而獻酬者非父兄則子弟也爛熳而醉扶携而歸天壤之間樂無過於此者矣於是時也而或犯義違禮或中酒敗德使我一洞之歡有所不盡則此固吾洞之罪人而不可與同齒者也雖然人不能無過醉固有失儀則豈可以一事一言之失而輒置於棄絶之地乎先王以六行八刑設教呂氏以三犯不悛爲限其意固有在矣於是倣藍田鄉約妄以陋見增損其條目以爲洞憲並

書其事于卷首庚子夏

禮部韻序

兵火以來公私書籍蕩然無復存者士之得見全書蓋已難矣就中禮部韻一書最切於初學之士而見者亦罕豈非文苑之大欠歟道州朴昌寧慶傳與其弟慶胤謀所以鋟板而廣布之盖道州舊有禮部善本自經兵燹板刻無存而完本亦未易得朴公之所以不重刋舊本而必以永同本入刻者非得已也然道州本天順甲申所刋永同本萬曆癸酉新刻也年久者未免亥豕之雜辨而新刻之本字畫不漫則朴公之舍此取彼意有

在也噫朴公武人也書籍非其所業而乃能捐廪貲募
緇手知所當急之書而先刻焉旣刻不藏於家而藏於
御城之僧舍使四方共之而不以爲一家之私其意尤
可尚已鋟梓甫訖屬余序之序雖非余所能而朴公之
志不可以泯沒故不揣僭率而誌其梗槩云萬曆乙卯
季夏中浣序

記

栫岸堂記

蔚之有通判非古也我 世宗十九年暫設而還罷自
後遂降爲郡者且二百年壬辰之亂郡人奮於討賊

朝廷嘉之特陞爲都護府盖以彦陽縣兼以節度使辛丑秋又設通判以貳之盖所以重軍務而專民政也余於壬寅春代金通判澤龍于玆邑之蕩殘他不可言而視事之地偪側隘陋上覆籧篨下閣木牀客来則地坐兩下則廢事由是太守稀衙坐吏民急庭見馴致視壅慮亂政日拙而民日散噫 朝廷設遣之意豈如是而已哉迺謀於州之父老得地於籧篨之東北隅石其階而上下位爲板其軒而凉燠適爲室其兩翼而東西相向爲茅簷竹籬蕭然若處士之家而山河景物之効奇於杯觴几席之下者千萬其狀此栫厓堂之大槩也堂

之可名者非一而必扁以㭉岸者何也盖㭉者劏而去之之謂也岸者地之廢稜處也堂之基址劏北岸之稜而夷之者居三之二焉此則地之㭉岸也堂之制度不侈不陋無觚稜突兀之高而平夷隱約於村居之中此則屋之㭉岸也通判之職上以承乎節度中而接乎參佐下而臨乎吏民儻以文吏自處而缺缺焉無尾合之行則事上接下之間必有圭角之露矣是故順號令謹進退無所違拂者㭉岸於事上者也宗飲射強笑語和光同塵者㭉岸於接人者也至若御吏治民之際則不可専以模稜爲主而海隅經亂之民多失恒心一以法

令繩之則鳥驚獸駭而莫或安集故當罪而惟輕抵法
而還貸傍人目之爲歇後通判此則栫岸於臨民者也
合而扁諸壁上曰栫岸堂堂雖無足以揭號而栫岸之
義固有在矣昔韓昌黎記藍田縣丞廳曰栫去牙角破
涯岸而爲之古之丞猶今之通判也崔斯立唐之名士
而猶且云爾今之時與斯立之時又加遠矣况余何如
人而乃敢不破其涯岸乎後之繼今者見其名而思其
義則數間茅舍不但爲治事之聽事而已也臘月下浣

珠還堂記

堂以珠名志合浦故事也漢之合浦郡產珠土人採以

易米時二千石貪珠政苛人以珠徙告及孟嘗爲宰以不貪爲寶去珠復還今昌原之合浦偶與之同名而驛名近珠又在城邊則道詵亦以此地擬古之合浦明矣余於庚戌冬抵府府治卽所謂合浦也舊爲節度使留營之地而今移節晋陽府之古治經亂頹廢故邑宰之假寓於此蓋十有餘年矣有無室之堂巋然於城隅李節度守一之所建也辛亥秋愚視事之無地命工室其堂三之一以適其凉燠工旣訖名其堂曰珠還噫珠之去與還固無與於堂而强取以爲名者豈無說乎夫堂乃邑宰所居以出治之所也珠之隱見由於政之貪廉

則守此地而居此堂者可不思珠之所以去而還乎孟子言諸侯之寶三而人民居其一戰國之時雞鳴犬吠相聞而達于四境而孟子猶以陳戒於諸侯況今合浦之地人烟蕭條十室九空則太守之寶不在於珠而宜莫如人民也珠無脛而尚徙于他境況民之有脛者乎孟嘗知所寶而珠還于合浦後之繼孟嘗而守合浦者可不以珠還名堂而慕效之乎客曰子之名堂因地名也慕古人也然珠未還而徑以珠還名堂無乃蔑其實而後其名乎即應之曰昔程明道作縣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坐處曰某常愧此四字古人揭文於座隅非謂我

已能是也慕之也愧之也如子之言明道果自謂已到文王地位歟客不能對唯唯而退遂以爲記

虛亭記

聱翁患暑濕作亭於澗邊隙地上覆亂節傍撐小柱下以綠竹編作方牀四面不椳不塗如榭堂之制盖取其去湫濕而納風凉也賓朋時来輙與散坐或論文或飲酒以相娛樂客去則悠然而卧亦足以宣壹鬱而怡性情也古之人雖處樸陋之地苟有所寄興則必命之名而寓其意斯亭也樸之極陋之甚而翁之寄興無異於古人則盍亦名之而寓其意乎乃以虛而名之謂之虛

者其義何居乎昔陳希亮築臺于扶風縣以凌虛爲名
此取其境界之高登望之遠也今余之亭僻在湫隘之
地而亦謂之虛不亦濫乎雖然虛之爲義以形而言則
凡物之無礙者皆謂之虛以理而言則程夫子所謂有
主則虛者乃君子主敬正心之要旨也翁之以虛名亭
雖若取義於四面之無障壁而嘗讀周子書淺有味乎
靜虛動直之說未嘗不潛心惕慮而迄未造乎虛明靜
一之域則亭以虛名無乃遺其實而慕其名乎古人於
出入坐卧之地必書先賢之格言使之常目在之則虛
亭之扁盖亦有向望之地而不可謂之濫矣乃朗詠林

用中主一銘曰有主則虗神守其郛無主則實鬼闞其
室遂識之以爲虗亭記

碑誌

吳總兵惟忠碑銘幷序

總府駐師新寧之半年民有十夫来謂太守曰願立碑
以頌德太守曰總府有何德於汝曰嚴禁戢也省營爲
也太守曰　天朝矜憫我國之敗壞以撫恤昭蘇爲務
故握兵東来之將皆能導迎奉　詔旨廉約相持姑以来
駐此地者言之禁戢之嚴營爲之省不獨總府爲然爾
何舍彼而取此曰吾等皆窮村僻巷之蚩蚩者也吾官

府之政尚未能知之又烏知 天將之德不德哉雖然
吾等亦有耳目請以所聞見者復之某月日 天兵二
人投某村一人溫言和色以有易無惟謹一人作氣勢
生憤怒以白刼爲事問之則前一人總府兵也後一人
某府兵也以爲偶爾問之里則如此問之鄉則如此以
至他鄉他里之所聞見者亦如此此非禁戢之嚴耶自
天兵之駐吾境朝暮吏來而呼曰赴某役供某物吾
民廢農桑傾甁石應某役供某物者今且半年而總府
之入蓋十無二三此非營爲之省耶茲二者豈不足以
立碑乎太守愕然曰立碑大事也非爾所能知以吾爲

邑長於斯一邑之事吾得以主之吾將從公論採石立碑爾姑退去傍有識者曰古之所謂公論不在於一人而在於萬民子雖爲邑長公論則在於民子無勞焉於是太守不有歸之於民衆民姑以木代石立之營門之西數百步銘曰

威而愛淸以約士畏法民蒙澤立短碑匪公榮銘遺惠是我誠

義興縣監李公去思碑銘

公名庭檜字景直家傳儒雅有所得曾宰橫城著聲績歲丁酉冬莅縣職陞假爲眞從民欲 天師一路殫財

力支待之務縣尤劇不有我侯民安息催科之拙毛犬足撫字之勞忘寢食誠心饋餉自奉薄盡力奔走　天將服勤苦成疾遘厲虐民瘼能除身無藥況縣閱月疾漸革休退之行隨琴鶴哀我顚連于何祿天不借寇遮道哭公雖家食惠在邑去後之思今益篤謀竪片石代以本七尺之碑難盡刻萬民之骨銘其德

效忠仗義宣武功臣嘉善大夫三道水軍統制使息城君　贈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

李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雲龍字景見本新羅元臣李謁平之後高麗初門

下侍中禹偁以駙馬封載寧君於是貫以載寧其後世徙居清道世有官閥曾祖英元濟用僉正祖友富寧府使考夢祥南海縣令三世皆以武進妣密陽卞氏以嘉靖壬戌九月十六日生公幼而雋異在髫齔已屹然如成人早失所怙而能知執禮致哀旣長從塾師力學通經史萬曆乙酉投筆捷武舉丁亥九月除宣傳官時西厓柳公成龍判兵銓　啓以不擇邊將關防疎虞請以年少武弁才兼文武他日可堪大任者先授邊將試可後不次陞用公得在其選己丑正月除玉浦萬戶旣莅任撫愛軍卒修繕器械能名籍甚及瓜軍民控于監司

水使遂以仍任壬辰變初釜山諸城相繼陷沒水使元
均欲棄陣遁去公慷慨抗言曰令公荷國厚恩受此重
寄當誓心勠力死守勿去此地乃湖南之保障此而不
守是無湖南也無湖南則其能國乎願公一衆人心力
堅守疆埸事若不濟死亦無愧今計湖南舟師尚完公
若飛一紙於湖南則彼必來援兩師合力遮截巨濟則
賊必不敢踰見乃梁公何遽若是均怒曰湖南舟師君
可請來公曰死不敢辭但吾與李舜臣雖有一時共事
之誼而栗浦權管李英男素相善可遣也乃手書帖付
英男發去均猶懼不濟移船向南海公獨與衆登萬戶

禹致績入巨濟見主守金俊民三人相與誓天討賊遂下海至見乃梁以待援師翌日均果與湖師偕到松密浦蓋其走路遇援師而還也厥明兩師到玉浦洋遇賊奮擊賊不能支舍舟而陸燒碎四五十艘盡收其器仗又戰永登洋燒破十餘艘乃五月初七日也其夕有大駕西狩報一軍號泣散去均又欲遁去公責以忠義極力援止倡合殘師往來於泗川固城之間水陸遮截使賊不敢西向均駐泊于露梁惟以湖師去就爲進退之計未幾湖師復來合進于昆陽前洋遇零賊輒擊破之至泗川洋賊多設帳幕幡幢眩耀公身先督戰擒賊

酋而奪其馬至唐浦洋賊於大船上起層樓擁以紅綃帳我師憚不敢進公促櫓先登以火炮正中層樓賊酋登岸走公於船上連射殺三賊明日湖南右水使李億祺率師来會海上兵勢益振六月初五日三師進至鎮海洋賊船處處簇擁起層樓上作瓦屋者三艦粉碧照耀旗幟帆檣極其熀晃令人神懾公與禹致績督諸船俱進終日力戰夕賊氣挫欲遁去我師以地字炮中其層樓三艦皆碎之賊衆蒼黃赴水死者甚衆日將曛諸船皆欲退公急呼禹致績曰諸船雖退吾等不可棄去以鐵索綴賊船以火砲焚之賊汲水救不得滿船嗷嗷

終夜有聲溺死者過半所獲賊物金銀兵仗不可勝數是戰也公四被賊鎗皆中甲上故得無傷七月初十日賊船百餘艘欲踰見乃梁兵勢尤張甚我師望見皆有懼色公議于李舜臣欲接鋒佯退引至外洋公曰死生安危在此一舉舜臣曰敢不效死但賊氣甚盛觀勢進退公曰我決一死先犯賊船公可繼援即回船放火砲中賊船賊之先鋒少挫於是湖師乘勝殊死戰砲聲震天烟焰蔽海殺賊數萬人其溺燒死者亦萬計海水爲之盡赤起事以後是役爲最越六日又戰于安骨浦破樓船三十餘艘自是賊皆登陸遁去無復揚船于內洋

巨濟以此稍得安靖兩湖運路無壅公之力爲多是時
元均每戰以公等爲前行及戰捷輒自收賊首級勘
功啓　聞南海縣令奇孝謹引船先走公請論以軍法
均常右之公曾不以此介意八月進陣于加德洋賊之
自釜山往來洛江者見我兵盛皆捨舟據城不敢動遂
進至釜山洋賊皆陸而不海終無鬪志九月師還于昌
善島董造戰船終歲無賊聲癸巳三月公遘疾劇三師
諸將日來問疾兩道軍人無不悶泣其得士卒心如此
四月爲熊川縣監九月體相李公元翼巡到列陣問于
李統制舜臣曰諸將誰可代公者舜臣曰其功其人惟

有李恭可屬體相即召見而慰諭之乙未四月陞通政
丙申正月除東萊縣令右道水陸使　啓留之俄拜慶
尚左水使四月赴任于包伊浦六月西生浦之賊撤去
進陣于塩浦引出附賊人民五百餘戶用造戰船丁酉
五月清正再擲入西生浦公即遣人問訊賊問譯者曰
聞一名將自右海来此此真是耶譯者答曰此其副也
清正哂之俄以元帥節制移軍于包伊浦是年七月閑
山敗績海師孤弱元帥令捨舟陸戰公與權應銖戰于
永川倉巖之野敗之安康以此得免清正之禍十二月
楊經理等壓清正于蔚山公自迯日整舟師進戰于大

王巖　天兵退公亦退駐于東洋戊戌秋唐将再到東
京公以邏船捕賊四生口知秀吉之已死十一月賊皆
撤去公追至釜山洋尾擊賊船日以數十計遂入水營
舊城以息疲兵己亥重剏營舍撫集散亡募民設屯軍
食稍饒庚子八月風變公先知海候令屬鎮之有戰船
者促曳上陸未幾諸浦舟船多敗壞而公之所管獨完
九月唐将撤兵歸公移駐釜山洋築舊城冬爲麾下将
所誣遞職辛丑漢陰李公德馨體察嶺南以公諳熟海
路引爲幕将咨决事務因與周覩海上悉諳御海營壘
及海賊往来之衝我師遮遏之勢稱公爲海門主人盖

器之也俄而 啓以爲左水使公辭不獲再受鉞壬寅修繕釜山城改作軍營及城上門樓壁壘精彩一變九月母夫人病革奔省于清道統制使柳珩劾以擅棄障十月有拿 命十一月杖流于西生浦及出獄母夫人凶訃至千里奔哭旋往配所人皆甚柳而寃公癸卯二月葬先妣于法貴山先是麾下將金汝礪等上書訟寃而憲府不報是年八月 赦還冬奉移先考葬合窆于法貴山乙巳正月終制二月赴 朝策勳封息城君仍拜都摠府副摠管兼備邊司堂上左捕盜大將火器都監提調時南北不靖 國家多事公在備局遙度賊情

條陳方略多所裨益時論韙之九月有統制之　命仗
鉞三載軍政畢擧丁未六月爲當塗所構罷十月以北
塵甚惡用備局薦除咸鏡南兵使時北方軍務多缺戰
備蕩然公除去煩苛悉從簡易軍卒之持戰馬者減番
有膽力者聚作別隊營軍之騎馬者初不滿千卽成四
千精銳步卒亦五百餘甲山城塹湮壞已久公因舊鑿
築隍堞重新又剏北青東南門樓軍聲大振非復曩日
之凋瘵已酉冬秩滿卽拜忠清水使又被誣遆庚戌五
月患癰癤以七月初二日卒享年纔四十九　贈資憲
大夫兵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其年十月十四日葬于

法貴山某向之原從先壠也公雖家世業武而夙喜儒學天姿和厚恂恂謙退曾不與羣帥較功爭能隱然有大樹公之風而及其莅變臨危神采英毅乘機決策奮不顧身能以一障之任合從兩帥出入強寇間每戰輙勝故兩帥皆重之均之初不債師以聽公而及公移左均遂敗論者益知公之功焉惟其不伐其功不媢權貴孤起介立困于讒諛及至錄勳陞秩反與奇孝謹等爲伍可嘅也已雖然歷數壬丁名將能以功名自終而令聞如公比者殆不可多得則豈非公忠厚退讓之報有以致之耶公娶李春男女乃廣陵著族男儼有文學曾

中漢城解額娶光州金氏禮賓寺叅奉德望之女也長
女適朴瑋生一男幼儼以某最爲公知索以墓誌公之
德之勳非某所敢揄揚而事契旣重累辭不獲命謹次
其大槩而係以銘銘曰
鬱巖之神佐羅祖中移載寧享茅土尚書上將再振聲
世積厥德篤生英西葉武烈到公發祖茲海孽亂靡遏
人爭棄甲勢破竹公提一艦身許國主帥將去以義激
簡書星馳請援師倡所與同淪幾揮層樓畫舫觸之碎
蔽海蠻帆焚又潰見乃以西豁氛埃兩湖之完業重唊
沮遏方張翳誰功元李之勳出于公凌煙遺像列英雄

鰲山三傑但文彩誰似干城國以賴勳名未艾遽嬰病有德無年吁柰何

祭文

道岑書院芝山先生奉安祭文 癸丑

遭窮厄而學不厭處亂世而志愈篤探討則歷覽無際踐履則一視含達道德足以尊主而庇民緒餘足以垂後而範俗知之者識其原貧顔巷之樂不知者亦謂文中一世之豪事業豈但可祭於社言行足想所造之高千秋香火一畝林皐

祭李謹齋丈文

惟公淸時望族巨室華胄聯芳趾美學有所受青年刮
劘晩克有守家傳詩禮行著孝友昔我童穉失學倀倀
時陪杖屨教詔琅琅門連叔姪義實師生追隨十載發
暗中明佔畢院中講神明書拱宸館裏討陽復圖文堂
契會先子同徜勝地淸遊流輩共仰歲辛卯春晩蒙
國薦德陰位畀職守虎殿遠遊之憾見于顔面悶默送
别萬里音容歲月幾周變亂南烽跋履山川得奉慈儀
避地潛洞鄰我西枝往來省拜擬共憂危俄驚聚散我
守花山公與吾親同住山間鞋杖相尋說盡悲歡高堂
鶴髮庭下雙蘭天胡不諒荐降禍殃季元繼夭家敗邑

羌嗣亂在幼喪葬誰救營窀當時棺槨不厚莅葬星霜追感已極東淋聯袂繼體宜業全家合誠奉遷塋域推火南麓先睨彼宅人情首丘神理想安山高水深氣鬱埶蜡舍舊遷新庶無震驚單杯薄奠聊攄微誠

箋

世子嘉禮賀箋

王化莫先於正始光膺文定之祥聖訓惟在於造端聿覩大昏之禮茲當鳴鴈之日猥讀關雎之章恭惟承祖武之鳴休裕孫謨之燕翼厮役皆將相命哲已著於歸仁繼嗣爲宗祊擇配敢緩於迨吉迺有俔天之妹於焉

曰嬪于京伏念跡阻鵷班心懸　鳳闕負俎佐湯媵雖
愧莘臣之賢守土祝堯男竊效華封之懇

誕日賀箋

大電繞斗樞旣啓流虹之節　寶曆御宸極普切就日
之誠無疆惟休有秩斯祜恭惟姿挺上聖運撫中興周
雖舊其命維新不墜艱大之業漢再昌於斯爲盛罔缺
纘承之謨玆當彌月之期益永齊天之壽伏念心懸
北闕職縻南荒金鏡獻書縱愧九齡之忠悃銀臺拜表
聊伸萬年之遐祈

正朝賀箋

三元啓節序旣膺泰來之休萬物生光輝聿迓鼎新之
慶歡騰獻歲頌喧宜春恭惟小心宅中大觀在上鳳曆
御宇法漢文春和之賑貧斆尊設庭師魏武元日之受
諫玆當履端之吉益懋惇德之基伏念職忝南麾班阻
北闕賦詩謝絲勝雖愧唐臣之才守土祝堯男遙寓
華封之悃

上樑文

達城營上樑文 己亥

盖聞庾稺恭經略江南首開武昌鎭李文饒觀察劒外
先建籌邊樓自昔按節分閫之臣必有視篆駐鉞之所

惟我巡察使閤下文章山斗國家蓍龜曾佩專城符民
爭歌廉叔度再握方面節士願識韓荊州屬玆列邑之
搶攘職是遺黎之安集沿洛江七十郡縣久沒荊杞之
墟環瀛海百萬生靈幸霑雨露之化第念來旬來宣之
政不可于巷于塗而治蔽芾甘棠雖曰召伯所憩噦噲
冥正斯乃君子攸芋匪直有關於觀聽不爲無助於政
教顧惟達城大府最是中道通衢雲奔霧列之爭趨一
道號令宣播遠碁布星羅之環拱四方牒訴道里均要
衝於嶺以南控搤乎江之左是用因山川之襟帶據城
郭之周遭時詘舉贏縱難於如鳥如矢民勤工善不失

乎苟美苟完肆於八月初一日齊唱呼邪許之聲共獻兒郎偉之頌羣吏駿走欣瞻風雨攸除庶民子來慶覩燕雀之賀乃知經營拱北極之星斗壯麗鎮南溟之風波崔嵬太平官府不獨專美於前馬捴截然居中可以匹休於後　王靈暢塞上之三箭賊膽破軍中之一韓伏願上樑之後萬姓富庶列郡澄清豁妖氛於海徼人知卧彪之威宣　王風於嶺潘俗化閉閻之治

慶州文廟上樑文 辛丑

國運何幸有今日海波已底於晏安天意未應喪斯文學宮豈久於荒廢翊茲東都崇教之地實是南國首善

之基盍仍庠序之舊規丕闡廟宇之新制須我 國家
遭匪茹之猖披無名之兵封豕長蛇憑陵不止於侵鎬
文昭武穆羞恥殆過於去豳數千里煙火蕭條二百年
文物慘憺顧惟雞林之府壤與馬邑爲鄰宮殿化爲烽
洛陽必先受禍炯焰漲于日楊州豈獨免災胥矣樓臺
館舍之成灰哀此殿宇堂廡之爲燼幸賴王書之靈異
尚爾木主之全完然假宮不可久安而建學寧容少緩
丁社稷之再造煥文運之重回修泮宮服淮夷慶覩魯
侯之文武詔州縣立聖廟適追唐室之欽崇乃於赫居
舊都先立夫子新殿制美材良其必有匪人爲矣吏勤

工善何難乎不日成之素得祖君立學蜀有文翁構堂
惟我明府令公文林舊郎藝苑老手輟清班於玉署展
雄圖於名藩下車之初先軫教道久廢鳴琴之暇尤慮
儒化或踈況爰始爰謀之已諧宜載斲載樸之斯亟高
棟層楹氣接尼丘之日月朱甍碧瓦影蘸洙泗之波瀾
一道之人文再宣十年之兵塵頓豁肆放兒郎偉之祝
助唱呼邪許之聲兒郎偉抛樑東波息滄溟氛祲空
聖德神功同出日青邱百載扇皇風兒郎偉抛樑南舞
雩壇邊風日酣一道汶川流不息天光雲影蘸泓涵兒
郎偉抛樑西兄山蒼翠與天齊願將日夕乾乾意分付

諸生谿舊迷兒郎偉抛樑北景仰千秋瞻斗極莫道新
羅蕞爾都淳厖不愧中華國兒郎偉抛樑上聖道高堅
鑽且仰既竭吾才末由從方知恍惚難爲象兒郎偉抛
樑下數仭墻前塵沐灑絳帳高懸絃誦洋英材濟濟皆
游夏伏願上樑之後時升太猷運啓文治人才有以寧
之盛教化頌思樂之詩興周道於東方先衆富教兵食
之政郤萊人於夾谷更無鄆讙龜陰之侵詩書擲杏壇
之月弓矢積武庫之塵僩僩俎豆春風不替千載之通
祀皜皜江漢秋日益仰萬世之絕尊

傳

黃忠義傳

忠義名曰新系出國初名相翼成公喜戊午進士瞟之子承重於吏曹判書其宅相於鐵城府院君李公原之後禮曹判書全族之貴盛如此而忠義之困頓流離乃如此此未易理喻者也余於忠義相知非一日偶於同宿之夜叩其出於綺紈而淪於貧窶之由乃噓欷掩抑而言曰始吾養於外家而外祖母姜氏鍾愛最深自繈褓至十歲足不履地口不咬菜年過可學而不讀一字外祖歷典雄州輙以衙童見隨抛書冊背師友而日夜從事於鷹犬之場遂成痼癖欲罷不能逮乎壯大溺於

粉黛麴糵所與交遊者皆長安惡少所相往來者非娼
樓則酒肆也每醉而自說曰吾之臧獲滿前土田遍鄉
輪奐之屋三區豪勇之友十輩可以窮心志之所欲享
平生之逸樂矣豈知釁孽生於田民禍起於門墻族黨外
猜奴僕内叛身爲獨夫患且不測脫身南奔流離困苦
乞食爲命借蒙蔽體今已三十年吾實自取又誰咎焉
余聞而咄咄曰貴爲翼成之胄富有千金之産而忽焉
未免爲救死不贍之身甚矣門閥之不可恃而殷富之
不足慕也使黃氏之子當其童穉之年讀古書幾卷做
時文數行追逐衣冠出入名場則取高科登顯仕如拾

地芥矣不幸而不第又不失資蔭之仕不幸而不仕亦不失爲長安之一富翁矣而弋獵湎其心酒色喪其性終至於敗家出奔飢寒道路噫噫人之不學失身之禍也世之貴遊子身席豊富之業倚父兄之勢賒經史而不恥恣耳目之所欲者見黃氏之困而聞黃氏之言亦可以少省矣嗟夫人之生世失學而陷於汚賤者何限自近而易知者而言則頑鈍懶惰之徒安棊棄而不爲心鴻鵠而不專以至負羽充軍靡室靡家者幾許人哉自遠而難見者而言之則耳目聰明男子之身不知良貴之在己而溺於功名之外慕躁進巧宦汨汨奔走於

風塵間者舉一世皆是則今余之所悲之者豈獨黃氏之子而已也顧余四十年來亦墮於不學之科抛却自家田地而迄未能擺脫於世網中方將自悲之不暇豈暇悲黃氏而悲世人乎姑作黃氏傳以自附於勸學文之一端云爾

贅漢先生文集卷之三